



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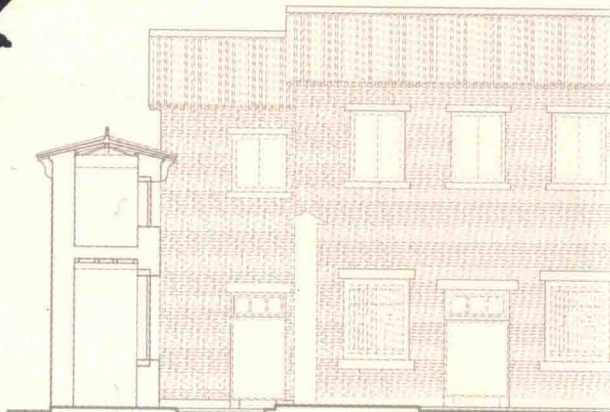
主编 李锦生
副主编 薛林平 于丽萍

王树声 诸葛净 王金平

历史建筑
测绘图集

【上册】

古村镇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山西古村镇历史建筑测绘图集

(上册)

主 编：李锦生

副主编：薛林平 于丽萍 诸葛净

王金平 王树声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西古村镇历史建筑测绘图集 / 李锦生主编.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112-13567-7

I. ①山… II. ①李 III. ①乡镇—古建筑—建筑测量—
山西省—图集 IV. ①TU-0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88068号

责任编辑: 费海玲

责任校对: 张颖 关健

山西古村镇历史建筑测绘图集

主编: 李锦生

副主编: 薛林平 于丽萍 诸葛净 王金平 王树声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方舟正佳图文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1230毫米 1/16 印张: 57³/₄ 字数: 1750千字

2013年12月第一版 2013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298.00元(上、下册)

ISBN 978-7-112-13567-7

(21338)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山西古村镇历史建筑测绘图集》

主 编：李锦生

副 主 编：薛林平 于丽萍 诸葛净 王金平 王树声

技术指导（按姓氏笔划排名）

孙大章 李先逵 何 依 陈 薇 张 杰 张 松 张 海
翟顺河 薛明耀 霍耀中

主要参编人员：

北京交通大学：刘 捷 罗 奇 徐璐思 石 玉 李志新

东 南 大 学：白 颖 李新建 沈 旻 胡 石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林 源 宋 辉 裴琳娟 李慧敏 吴国源

太原理工大学：韩卫城 王建华 徐 强

其他参编人员：郭 创 张晋耀 杜雪峰 张 斌 邵丽峰

赵俊伟 刘甲敏 薛文祥 孙晋华 马 云

序

《山西古村镇历史建筑测绘图集》一书，是世界银行“中国经济改革实施技术援助项目（TCC5）”的子项目——“山西古村镇保护利用与减贫方略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拟将该成果结集出版，邀我为该书写个序。盛意难却，谈一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理差异大的多民族国家。不同的自然与人文环境，造就了各地形态迥异、形式多样的古村镇。这些古村镇不仅具有传承历史文化遗产的功能，而且对于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都具有重要价值。我曾在《深刻认识传统村落的功能》一文中，总结了传统村落的六项功能：

首先，古村镇是民族的宝贵遗产，也是不可再生的、潜在的旅游资源。古村镇体现着当地的传统文化、建筑艺术和村镇空间格局，反映着村镇与周边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可以说，每一座蕴含传统文化的古村镇，都是活着的文化遗产，体现了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精髓和空间记忆。

其次，古村镇是维持传统农业循环经济特征的关键。我国是世界上农耕文明传承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传统农业一切来自土地，又全部回到土地之中，对大自然干扰是最小的。当前，我们提倡循环经济，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要向传统的农耕文明学习，从原始的生态文明中汲取经验和智慧。

其三，古村镇是发展古镇、古村旅游，创新村镇农业发展道路的基础。国际经验表明，城镇化中期必然伴随着旅游潮的兴起。村镇旅游是旅游的重要内容，而发展村镇旅游就要保护好古村镇。目前，我国不少地方直接以农家乐和乡村旅游来引领绿色农副产品的栽培和生产，走出一条可持续的农村农业发展新道路。

其四，古村镇是广大农民社会资本的有效载体。社会资本，是除经济资本和自然资本以外，人们对周边环境、人际关系的熟悉和了解。古村镇不仅是农民兄弟心理认同的地理环境，同时也是地方方言、风俗、手工艺品、传统节庆等非物质文化的有效载体。这些都可以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源，农民致富的门路。

其五，古村镇是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侨和广大港澳台同胞的文化之根。古村镇往往成为连接家族血脉、传承族群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广大华侨、港澳台同胞寻根问祖的归属地。

其六，古村镇是国土安全的重要屏障。国际上在领土争端的解决实践中有一条重要原则，即争议领土范围内如果有某国的国民长期居住生活，则可以作为领土归属的重要判别依据。从历史的教训和国际经验看，古村镇特别是边境地区的村镇对于国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从古村镇的六项功能来看，对古村镇实行保护极其重要。令人忧心的是：近年来，不少古村镇正在快速消亡。一些古村镇由于历史性老化导致建筑破败不堪无法修复，大量农村年轻劳动力外出务工导致的空心村现象，更是加速了古村镇的凋敝和损毁。特别是外出打工的村民见识了城市宽敞明亮的高楼大厦和方便快捷的现代生活，急切想改变居住条件，无序翻建住房，造成新建筑与历史建筑、乡土风貌极不协调，破坏了古村镇的古风古貌。此外，过度旅游开发导致盲目拆旧建新、拆真建假，也

大大破坏了古村镇传统格局。未来 20 年，我国城镇化仍会保持快速发展的势头，在这样的特殊历史时期，抓紧摸清古村镇基本情况，加强古村镇保护，避免因错误的观念、短期的开发利益等各种因素破坏古村镇，使古村镇在传承历史文化、振兴旅游业、促进镇村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无疑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山西历史悠久，地处中原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的结合部，是我国多民族融合的地区，也是中原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交融区域，文化遗存众多，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由于其悠久的历史、多民族聚居、多文化融合、多地形差异等因素影响，再加上较为发达的古代经济，历史上建造了大量反映农耕文明、各具特色的古村镇。时至今日，山西省已经拥有 101 处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30 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48 处中国传统村落，位居全国前列。这些朴实生动和极富文化内涵的古村镇，是人类生存聚落的延续，是中国传统建筑的精髓，真实地反映了农耕文明时代的村镇经济和社会生活，沉淀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承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具有很高的科学研究、旅游发展等价值，也是这些古村镇在减贫中可以发展利用的资源。

山西省对古村镇及其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高度重视，2004 年，省政府印发了《关于加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保护工作的意见》；2005 年，组织对全省古村镇进行了系统普查，编辑出版了《山西古村镇》一书，同年，主办了“中国古村镇保护与发展碛口国际研讨会”，通过了《碛口宣言》。为了不断提高人们的保护意识，又组织编写了《山西古村镇系列丛书》，目前该套丛书已出版发行 16 本。特别是近几年，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组织北京交通大学、东南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太原理工大学四所高校 10 余位教师 90 余名研究生及 500 余名本科生多次深入山西古村镇，测绘与调查了约 50 处古村镇传统建筑，完成了 4000 余测绘图。现精选其中精华部分，汇集出版《山西古村镇历史建筑测绘图集》，可谓工程浩大，善莫大焉。我相信该项工作对山西乃至全国的古村镇保护和整个文化遗产保护，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是为序。

白一果

总论

李锦生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东方大国，其文化深深根植于广袤的乡土，与自然天地有着最为亲密的联系。费孝通先生曾有“乡土中国”之说，可谓道出了其中的真义。在这样一个乡土社会中，乡村是至关重要的，这是整个文化的根，只有读懂了中国的乡村，才能更好地认识乡土中国。

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到来，乡村地区与城市地区一样，人民生活水平与生活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乡村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与此同时，由于重发展，轻内涵，重经济，轻文化，对乡土文化和乡土遗产未能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在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不少古村镇遭到毁坏，有的已经悄然消失，乡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面临严峻的挑战，有学者呼吁道：“古村落抢救已到了最紧急关头”。

对此，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对待曾经辉煌的乡土遗产？如何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继承优秀乡土传统，并创造新的乡土文化？在面对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实践中，在总结和汲取乡村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的过程中，也逐渐体悟到乡村地区科学发展的内涵，认识到古村镇保护对于民族文化遗产和乡村地区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认识到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文化环境建设与物质环境建设同等重要，保护古村镇与建设新村镇同等重要，保持乡土地域性与追求乡村现代化同等重要。

因此，广大乡村地区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必须有文化上的准备，把优秀的乡土文化遗产传承下去，这是我们在城镇化进程中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责任。近10年来，我们结合山西实际，对古村镇进行摸底调查、测绘登记、研究总结、编制规划、保护示范，形成一些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积累了一些古村镇保护的山西经验，这是我们探索新时期三晋乡土人居环境的宝贵财富。

一、表里山河中的人居遗产

人居环境根植于地区文化，要认识一个地区的人居遗产，必先研究其文化。然而，欲明一地之文化，必察一域之地理。山西地理最为完固，素有“表里山河”之誉。清代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曾对山西地理形势有精辟论述：“山西之形势最为完固……其东则太行为之屏障，其西则大河为之襟带，于北则为大漠、阴山为之外蔽，而勾注、雁门为之内险；于南则首阳、砥柱、析城、王屋诸山，滨河而错峙；又南则孟津、潼关皆吾门户也。汾浍萦流于右，漳、沁包络于左……是故天下之形势，必有取于山西也。”正是这样的地理大格局，历代兴亡皆系于此地，盛则为京师之屏藩，乱则为一方之雄镇。秦之前，晋国凭此地理，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此后三分晋国，韩、赵、魏亦能与秦、楚、齐、燕并雄，史称战国七雄。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虽然没有统一王朝在山西建都，但长安、洛阳、北京均环绕此地，山西受华夏文化熏染持久而强烈；山西作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融地带，受游牧文化影响长远而深刻，从而，铸就了三晋“崇文尚武”的文化品格，成就了“文武盛区”之美誉。

表里山河的自然形胜和文武盛区的文化品格为三晋城乡人居营造增添了一份壮阔与厚重，山西人生于斯，居于斯，把对三晋山河的认知和地区文化的情感浸透在祖祖辈辈的家园营造“接力赛”之中，

为后世留下了精美绝伦的城乡人居遗产。从这些遗产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三晋人居的智慧和理想，这是建设现代山西城乡人居环境的历史之基和文化之源。

1. 山西城乡人居遗产体系

每一个地区都有适合地域环境的人居模式，山西作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历史上形成了完备的“省—府—州—县—镇—村”人居体系。由于山西人历来有重视营造的传统，再加上地区文化之厚重、资源之富庶、晋商之崛起和巧匠之云集，使得山西地区的城乡人居环境营建在当时条件下一直处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准。这从遗留下来的古建筑、古城、古镇、古村落中便可领略一二。以古建筑为例，据统计，山西省是中国现存古代建筑最多的省份，总量达到18000余处，素有“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宝库”的美誉。已知宋、辽、金及其之前的木构建筑全国146座，山西境内就有106处，占全国现存同期同类建筑的72%。山西能保留这些遗产，虽然有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条件，但其营建水平之高、用材之良、工艺之精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

自我国设立历史文化名城制度以来，山西先后有大同、平遥、祁县、代县、新绛、太原等六座城市跻身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特别是平遥古城以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于1997年选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指出：“平遥古城是中国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平遥古城保存了其所有特征，而且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为人们展示了一幅非同寻常的文化、社会、经济及宗教发展的完整画卷。”到目前为止，我国汉民族地区整座城市作为世界遗产的仅平遥一处。2003年，我国开始名镇名村的申报工作，截止2012年底，山西被公布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数量已达30处，其中中国历史文化名镇7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23处，还有千余处尚未公布的传统村落，其数量居全国之首。

这样，山西在整个国家聚落遗产层面，就形成了一个完整展示我国古代“省（太原）—府（大同）—州（代县、新绛）—县（平遥）—镇（静升、碛口等）—村（梁村、良户等）”的完备聚落体系。与此同时，山西先后公布5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公布101处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这样，山西就形成了世界文化遗产、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名镇、历史文化名村、历史文化街区、传统村落的城乡人居遗产体系。

2. 城乡人居遗产的分布格局

根据山西省域范围内地形地貌情况来看，东、西两侧为山地，中部由系列呈S形的断陷盆地组成。从现有城乡人居遗产的分布来看，城市遗产都分布在不同的盆地，例如大同在大同盆地，代县在忻定盆地，太原、平遥、祁县在太原盆地，新绛在临汾盆地。而从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特点来看，分布范围则呈现出另一种形态。从总体上说，中、南部地区较为密集，也就是传统的农业地区，古村镇呈现沿河

流分布的特点，主要是汾河、沁河与黄河沿线地区，这也符合农耕聚落的习惯。在北部地区，集中分布在农牧分界线上，也就是历史上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冲突、交融的地区，古村镇有沿着长城关隘等军事防御设施分布的特征。因此，从全省整体来看，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及大量的传统村落分布在汾河、沁河、黄河三线及长城边关一带，我们把这种分布格局概括为“三河一关”。这样的概括，既真实体现了山西城乡人居遗产的实际分布特点，也更好地彰显了山西“表里山河”、“文武盛区”的地理人文特征，凸显了三晋文化的空间构架，与此同时，也是在保护遗产的同时，更好地把握文化遗产的地区性特征，抓住人居遗产所处的文化大环境，进一步发现每个遗产本身的共性与个性，以便从全省城乡人居环境建设层面去把握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在城镇化进程中凸显地域特色，实现城乡人居环境的持续发展。

二、山西古村镇的区域特征

山西古村镇在整体分布格局上呈现“三河一关”的特点，这四大区域有着不同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特点，对本地区古村镇性格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汾河流域的自然环境条件，以及农耕文化和晋商文化对古村镇的布局影响较大；沁河流域的土人文化和小手工制作的文化特点造就了晋东南的村镇特色；黄河的渡口文化、边关的武备与关口文化也对该地区古村镇性格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

(1) 汾河流域古村镇

汾河是黄河的第二大支流，也是山西境内的第一大河，其源于管涔山麓，至万荣县汾阴后土祠注入黄河。古村镇相对集中的县主要在榆次、太谷、祁县、平遥、介休、灵石、孝义、汾阳、襄汾、新绛、万荣等地区，诸如榆次区的车辋村和后沟村、太谷县的北洸村、祁县的乔家堡村、平遥的梁村、介休的张壁村和北贾村、灵石的静升镇、襄汾县的丁村和汾城镇、汾西县师家沟村等，是山西省古村镇分布的精华区之一。

在明清时期汾河沿岸的晋商贸易繁盛，发达的经济带动着该地区建筑活动的繁荣，经数百年不间断的发展，使得当地村镇建筑的营造技艺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汾河流域的山西古村镇尤为注重防御，多以“堡”的形式出现，高大威严的堡墙在雄峻山原、乡野的衬托下，与内部丰富深邃的空间组织、优美的建筑屋顶曲线、华丽的檐下装饰形成鲜明的对比，将汾河流域乡村的威严与富丽、粗犷与细腻完美融合在一起，诠释了汾河流域古村镇的魅力。此外，这一地区古村镇的建筑材料多以砖木为主，高峻的青砖灰墙以及青砖砌筑的拱形窑洞也成为这一地区的特点。虽然青砖和拱券在整个山西地区都较广泛的运用，但汾河流域无疑最为典型。灵石县夏门村可谓将砖拱技术运用到了极致，以衬窑手段，使得整个聚落有力地与自然地形融合，显示出高超的建筑技术与艺术水平。

(2) 沁河流域古村镇

沁河，属黄河支流，发源于沁源县西北，向南流经安泽、沁水、阳城、泽州县，在河南省武陟县汇入黄河。沁河流域地处晋东南，由于自然环境的特点，这一地区历史上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地理单元，造就了沁河流域古村镇的鲜明特色。沁河流域古村镇主要集中在沁河及其支流的两岸，是山西全省最为密集的地区，可谓中国乡土人居的宝库。根据我们 2005 ~ 2006 年期间的普查，沁河中游在方圆约 30 公里的范围内集中保留有三十余座非常精美的古村镇，如沁水县西文兴村、窦庄村、郭壁村、湘峪村、尉迟村、铁芦村、武安村，阳城县皇城村、郭峪村、上庄村、中庄村、润城镇、尧沟村、崇上村、南安阳村、洪上村、屯城村，泽州县大阳镇、冶底村、周村镇、石凉头村等。

沁河流域在历史上冶铁业发达，依托冶铁而形成的铁器加工、小商品贸易有力地促进了沁河流域经济的发展和对外交流。此外，自明代以来，这一地区文化昌盛，士宦辈出，人文风气浓郁。沁河流域古村镇中高都、窦庄、天井关、荫城镇等修长的街市，依稀能够感受到当年商业的繁华；郭峪村、皇城村高耸的望楼、威严的城墙让古村镇在青山的映衬下愈加显示出一种地区聚落的文化生命力；润城镇砥洎城更是把冶铁之乡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特点诠释得更为清晰，结合自然地势的布局形态、用冶铁后废弃的坩埚砌筑的“坩埚城墙”都具有鲜明的地方个性；西文兴、上庄等文人士族的大宅，良户村结合自然地势所进行的庙宇建设都体现了这一地区的古村镇的特点。

(3) 黄河沿岸古村镇

黄河滨河沿线历史文化名村名镇集中在临县，以碛口古镇为中心，包括李家山等 8 处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这里是晋商重要的商贸流运转运地，是晋商文化线路遗产上的重要支撑点。这个地区多数分布与黄河沿岸，依靠黄河水运交通的便利性，以商贸流通、商品集散为支撑而逐渐发展起来的。碛口镇在 2005 年被列入“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单，同年又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公布的“2006 年世界百大濒危文化遗址守护单位”。2006 年，碛口镇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一地区的历史文化村镇风貌与黄河黄土大地景观和晋商文化紧密相融，浑然一体。

碛口镇在历史时期作为水陆码头，有“九曲黄河第一镇”之美誉。目前碛口镇仍尚存大量的古街、商铺等类型的建筑；清代所形成的五里长街，顺卧虎山，从东逆黄河向北发展，沿街的商铺和店面的建筑十分讲究，地势的变化使得整体空间形态尤为壮观。位于碛口镇东北 2 公里处的西湾村，村落的选址和周边自然巧妙的融合在一起，30 余座院落依山而建，营造构思巧妙，院落之间既独立又可相互贯通。除此之外，碛口镇及周边地区的村镇多依地形而建造，主要是以窑洞建筑为主，有着明显的黄土高原聚落特征，窑洞的营造技术与方式也很巧妙，有接口窑、锢窑、一炷香式窑等多种形式。在李家山村，尚存着近百处造型独特的民居院落，根据地形的起伏变化，民居错落分布，相互交融，是黄土高原地区古村落中的一个典范。

当然，在黄河沿岸的南部，也就是龙门以下，还有荣河、蒲州两个古镇，实际上，在古代作为两座古城，彰显了晋南作为华夏根祖地的底蕴。荣河即汾阴后土祠所在地，也就是汉武帝祭后土的地方，也曾是荣河县城所在地；蒲州为著名的河中府治地，具有十分丰厚且珍贵的文化遗产，传说中的舜即建都于此。两座古城由于黄河侧蚀和泥沙淤积先后变迁，再加上周围环境的变化，最后衰落为镇，可谓中国城镇聚落变迁史研究绝好的案例。

（4）长城边关沿线古村镇

在历史上，山西沿长城东西线设有大同镇和山西镇，在山西境内长城南北线上，有灵丘狼牙口、平定县固关和娘子关等，在清代随着疆域的扩大，此地区失去了防御作用，逐渐成为多民族相互融合的地区，但此地区的历史文化村镇整体上主要体现军事防御文化特征。其建筑风貌整体较为粗犷完固，注重的是现实的防御功能，但也反映出了晋北边关地区村镇的艺术特征与历史人们生活环境。其中右卫镇呈现了丰富而独特的地域特征，古堡卫城界限明晰，且防御系统坚固，承载着特定历史时段丰富的历史信息。独特的传统文化特质和深厚的人文内涵在宋家庄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使其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娘子关镇全镇现有大小泉眼 32 处，被誉为“北方小江南”。娘子关在殷商时期就形成了古村落，春秋时期在境内修筑过中山长城，秦汉时期，逐步演化为晋冀要塞，唐宋时期，军事要塞地位更加突出，军事建筑体系逐步完善，明清以后，强化了军事防御功能，关隘、长城、栈道等建筑设施进一步完善，同时，商贸业兴起，逐步成为晋冀商贸、物流枢纽。在长城边关沿线的村镇，由于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其功能也发生了巨大转化，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地域人居景致，成为山西历史古村镇中的一个典型。

三、山西古村镇的特色与典型营造智慧

古语云“一邦有一邦之仰止，一邑有一邑之观瞻”，城市如此，乡村亦然。山西古村根植山西地域的环境，必然彰显出山西的地域个性，这就涉及古村镇的特色和古村镇所蕴含的营造智慧两个方面。

1. 山西古村镇的特色

山西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特色与山西的历史文化、山水环境、经济社会及物产资源紧密相连。多元的地理文化空间、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倾心家园营建的传统是山西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明清两代晋商崛起也为村镇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经济保障。正是基于这样的环境，成就了山西古村镇的辉煌。20 世纪 30 年代，梁思成先生考察山西历史建筑的时候曾用“深邃富丽”、“最善利用地势”、“喜砖砌券洞”、“做工极其完美”等词来形容这一地区建筑的特点，足见山西在此方面之成就。尽管全国各地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丰富多彩，各有成就，但从营造艺术之高超、文化熏染之顽固、装饰

用材之奢宏、个性特色之树立、传统延续之长久、影响范围之深远来看，山西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无疑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杰出典范之一。

(1) 山西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与其壮美宏阔的山河雄关紧密相连，形成“三河一关”的空间景象，彰显了华夏文化根祖地区历史文化村镇大山水、大艺术、大历史、大人文的空间秩序，展示的是中华特色与中华气派！

(2) 山西多元的地域环境造就了丰富的历史文化村镇类型和多元的空间形态，展现出山西历史文化村镇文化空间的多样性特征。

(3) 山西历史文化村镇遗存数量大，分布密集，呈现区、廊、群、点的分布特征，形成较为完整、连续的历史文化村镇文化谱系。

(4) 强烈的爱土爱家的乡土观念与喜商乐商的社会风尚造就了山西历史文化村镇融合自然、富丽深邃、凝重长久的个性特色。

(5) 独特的资源环境促成了砖的普遍运用和砖木建筑技术的杰出的成就，娴熟的砖拱技术、精湛的砖雕技艺的广泛使用，创造了独特的景观，成为山西历史文化村镇的鲜明特色。

(6) 以黄河、黄土、经商和守关为特征的历史文化名镇名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多彩，魅力独具。

(7) 山西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留下了丰富的红色历史文化名村，是中国革命历史的重要见证。

2. 人居智慧

古村镇作为农耕时代人们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产物，倾注了居民最淳朴的家园情怀，蕴含了丰富的地域营造智慧和心灵智慧，是乡土人居环境模式最本真的体现。山西古村镇所蕴含的营造智慧是十分丰富的，也很难在短时间里研究透彻，这里仅以几点典型特点为例，阐述一下历史智慧的当代意义。

(1) 村镇营建注重与山水环境的结合

注重与自然环境的结合是中国古代城乡人居环境的一个鲜明特点，但由于各地区自然环境的差异和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做法和特点。山西作为一个多山地和丘陵的地区，再加上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特别注重因地制宜，依势而建。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梁思成、林徽因二位先生曾指出“山西的村野的民居，最善利用地势，就山崖的峻缓高下，层层叠叠，自然成画！使建筑在它所在的地上，如同自然由地里长出来，权衡适宜，不带丝毫勉强，无意中得到建筑术上极难得的优点。”例如嘉庆廿二年纂修的《灵石县志》所记载夏门村：“城西二十里为夏门村，楼阁参差，建于石矶之上，飘渺飞动。”从历史照片上更可以发现古堡依山就势，顺坡而上，密密匝匝的布满了整个山岗，整个古堡前以峭壁为屏，后以峻岭为靠，下以汾水为险，底座磐石以为基础，层楼迭阁、错落有致，质朴雄浑。再如汾西的师家沟村，地势北高南低，三面环山，南边临沟，整体村落依托山体的梯台式地貌，整个建筑群与山势自然衔接，交融一体，层楼叠院，错落有致。夏门村与师家沟村聚落营造气势雄浑，

与自然融为一体，是山地地形条件下利用自然、结合地势进行人居环境营造的典型代表。

同样一些在平原地区建设的村镇也与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往往将类似城市轴线的村镇主要道路与村镇外面的山峰产生联系，如阳泉市的大阳泉村南北、东西轴线分别正对狮垭山、北岭坡、南面山主峰，村落则位于义井河与天河檐沟的水系交汇处，聚落整体山环水绕，自然山水与村落营造浑然一体，壮一域之大观；再如右玉县的右卫镇，镇区空间格局为两条大街交叉所形成的十字结构，其中东西大街为右卫镇的主要轴线，正对西山主峰，整体视线通透，军事重镇的气势恢宏，且西山主峰上建有烽火台两座，可以更便捷和直观的观察烽火台的情形，做好本镇的防御工作，这无疑也是区域人居环境营造的智慧体现；再如平遥的梁坡底村，村内的南北轴线与村西的九龙河顺势而下，正对村南土山，土山主峰标竖文笔塔，次峰构筑魁星楼，主街辅有砚池、玉皇庙、青霁寺，形成了严整壮美的山水人文轴线！其他的古村镇诸如良户村、天井关村等无一不是结合村落周围的自然山水环境对自身的村落规划进行综合考量。由此可见，从村落格局与自然山水的呼应，再到村落景致与自然、人文环境的融合，山西传统村落人居的营造无不体现着卓越的人居智慧。将自然之势纳入村落景观，又将人文之情寄于自然山水，如此相互融合提炼。自然之景因人文点化而更加秀美，人文精神因自然景色衬托而流芳长久，两者相辅相成，堪称绝妙。

(2) 古村镇人文环境的营造

人文环境的营造是由人聚居在一起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众所周知，人创造环境，环境又影响人。不少古村镇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都有着宗族文化的烙印。在这些古村镇里，往往将祠堂等体现宗族文化的建筑布置在其中心位置，这不仅是村民的生活中心，更是村民的心灵中心与精神之寄托，也往往形成了古村镇的重要景观。例如，静升镇的王氏、何氏等家族聚居群落，乔家堡村的以乔氏家族为主的聚居群落，天井关村的马氏、魏氏聚居群落等。宗族制度是村民日常的行为和生活中的道德约束规范。这种社会基础，在现代的新型社区建设中可能失去了其实际作用，但是它所起到的精神内核的作用，却无法被忽视。我们现在的村居环境营造，应以此为蓝本，寻找现代社区中失去的精神内核，即所谓信仰空间，只有这样，聚落才有凝聚力，人们才能重新拥有家园意识。

榆次后沟村是一处结合黄土沟壑环境进行村落布局的典范，将村落的公共建筑、住宅、道路以及排水系统作为整体安排，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就是多专业的有机协作，整体创造。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山沟小村依然有着强烈的人文环境建设动力，从村庄所在的大环境入手将观音堂、祠堂、魁星楼布置在村落山地高处，也就是一些地势险要之处，控制村落的主要视点。其中，魁星楼作为后沟文脉的象征与文化遗产的精神寄托，总览全局，村内的每个关键建筑都能遥借魁星楼及所在主峰为景，置身其中，令人惊叹。再如沁水县的天井关村，整体村落呈带形分布，居民点大都聚集在带状的平原上，然而村内的重点文化建筑如关帝庙、玉皇庙、文庙等均布置在村落周边的高坡之上，且因势相形，鼎足而峙。后沟与天井关村都是最普通的小村，也可以说是古代最小的聚居细胞，都有这样一个文化建设的水准

和高度，其间智慧不能不令今天新村镇建设思考。

孟子曰：“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因此人居环境的教化、化育功能历来受到重视，因此，村镇的文化建筑在聚落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也往往成为凝聚聚落精神的空间。例如，水北村、宗艾镇的文庙与魁星楼的建设与村落人居的重要关联，又如良户村为了让孩子从小接受圣人道德熏陶，而在孩童能够触摸感知的传统院落窗台上进行的“仁义礼智信”、“二十四孝”等传统美德的故事刻画，等等，这些都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时刻处在育人空间之中。关怀人的成长，关注人品格的塑造，是古村镇人居智慧的重要体现。

(3) 适应发展而形成的独特的原创空间模式

历史上，随着晋商崛起，山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迎来了一个高峰，村镇人口在不断的增加，村镇的形态也在不断的生长，在当时社会环境下，产生了一种适应发展需要的新结构，可称之为分散组团式布局，例如静升镇、梁村、段村等。这种结构布局不是环绕老村发展的集中布局模式，而是在老村周边结合地势形成数量不等的新村，新村和老村都围绕着一个共有的大中心，往往是集市和重要公共建筑，新村之间是农田或者林地，当然每个村（组团）也有自己的小中心。这种布局一方面符合人性聚居的习惯，满足发展的需要且不脱离自然，根植于地区环境且不脱离其经济基础。

灵石的静升村自明清以来就形成了“九沟八堡十八巷”的街巷历史格局，形成聚族而居、具有浓厚防御特征的堡垒式村落。八个古堡分散于街巷之中，依地形地势而建，有六堡雄踞于山梁之上，有两堡藏卧于两水之间，看似散落实则有机的联系。以东西大街为分界线，六堡散布于不同的南北走向的街巷之中，各街巷并不平行，但走向相同，各堡的平面形式也随地形有着不同的变化。各堡由于地势地形所限，规模不一，形式不尽相同，有着不同的发展情况。这些古堡居住区的扩展呈现了整体无序、内部有序的结构特征。随着堡内人口的增加，以宗祠或是某些重要建筑为主导，展开营建活动。而堡内的建设活动并不是任其肆意无序扩展，使堡院的规模越来越大，当堡内人口增长到某一程度，就会有选择地新建堡院聚族而居。新建的堡院并不会紧挨原有的旧堡而建，而是为旧堡的发展留有一定的空间，在此基础上考虑亲缘等其他因素选择合适的聚居地而展开建设。同时，新堡的建设同样是顺应自然之势，掩映在山体之中，与旧堡呼应，组成了村落整体的居住环境。

平遥的梁村整体结构为“一街五堡”，其中一街主要以渊公塔、积福寺、娘娘庙、观音堂、古戏台为序列的历史轴线，五座古堡围绕这条主轴线依次分布，之间的空隙均古树参天，绿意盎然，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村落传统风貌。梁村的主要公共活动空间就是这条村落主轴线，其余的五堡均为村民的居住与半公共的活动场所。这种格局既满足了人们聚居的生活需求，又满足了人们社会公共活动的精神需求，但是不脱离自然。与此类似的还有岳壁乡的梁坡底村，平遥的段村等等，不胜枚举。

当前广大乡村地区正面临发展的机遇，如何建立一种适应村镇发展的空间形态，既能协调好与旧区的关系，又能满足新的发展要求。这是我们当前村镇建设中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我们应该能从

古村镇的历史经验中得到一些启发。

(4) “规划—建筑—风景”三位一体的整体营造理念

以上对山西传统村落的人居智慧进行了简要的提炼与总结，但是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大尺度自然山水的区域营造，还是人文教化空间的培育，又或是百年传承的人居精神等，这些经验智慧都不是单一存在的，而是共同存在于同一个传统村落，集于一体。这集中体现了人居环境科学的整体观念，无论是风景的营造，还是村落的规划和建筑的设计，人文的影响与功能的支撑都是统一考量，集中体现。如夏门村的百尺楼，建设它的本意在于对敌情的观察和防御的功能，而最后却演化成为灵石古八景之一的“夏门春晓”——“每逢春日，登临百尺楼顶，远眺东山，艳阳高照，万道霞光，俯视汾河，波涛滚滚，汹涌奔流，汾河两岸，田园阡陌，杨柳婆娑，一派生机勃勃，草长莺飞，春和景明的景象”。夏门村的百尺楼，利用地形之不足，依山崖而建，既弥补了地形的缺憾，又成为山上古堡连同汾河的一个重要建筑，而且为生活在堡中的人们提供了望远赏景的地方。“有所谓百尺楼者，即此种房子的外墙，依着山崖筑造，楼居其上。由庄外遥望，十数里外犹可见，百尺矗立，崔嵬奇伟，足镇山河，为建筑上之荣耀”（梁思成）；再如沁水县的良户村，村内现存大王庙一座，位于村落东部，与蟠龙寨和凤翅山隔河相望，大王庙有东西两个耳房，西边耳房的山墙正对蟠龙寨与寨下大河，上面书有“龙腾海”，东边耳房的山墙正对良户村北部的凤翅山，上面书有“凤见山”，这种将建筑的设计与大区域范围内的自然格局相结合，并且赋予其文化内涵，提升整体环境品质的设计思想，正是人居环境科学对于建筑、规划、景观三位一体，蕴涵人文，融会贯通的整体观思想的集中体现。同样的例子还有郭峪村的豫楼、张壁村的老堡暗道等。人居建设都是从解决人的实际问题出发，但是最终却赋予其人文或化育之意义，进行艺术的再创造和精神的再升华。这样的例子在山西古村镇中可以说是信手拈来，因为这是由中国式营造的文化根基所决定的。如苏子所筑之苏堤，本意是清西湖之淤泥，然却升华为文化上的新境界；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建设，同样有此妙义。正如吴良镛先生所说“人居环境的灵魂即在于它能够调动人们的心灵，在客观的物质世界里创造更加深邃的精神世界，如今我们在进行人居环境建设时，更要利用多种多样的新技术，作为艺术手段，探索新形式，表达新内容，使得我们的生活环境更加丰富多彩”。

(5) 古村镇生态保护与建设控制的经验

山西传统村落在进行自身聚落格局营造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对于村落周围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如沁水县的良户村，乾隆四十一年《合嶺公议永禁不许鬪矿》碑记一块，上面记载道：“阳阿之比岭，山势袤延，冈峦层叠，镇边依岭为口，盖一乡之保阵也，具岭建舍，五楹左祀……倾圮兼之此地有鬪矿之害，无知群小横加鉴削，伤及山脉……”由此可见，早在乾隆年间，良户村就由于过量开采周围的矿产资源，而对村落的生态环境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破坏，因此才有了这块众村民联名共署的禁止鬪矿碑记，在今天，全省乃至全国各地对于矿产资源的过量开采也屡禁不止，对于各地的生态环境或多或少地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此碑记对于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在我们今天的村镇建

设过程中，需要借鉴和发扬。

传统村落的规划建设并不是完全任由其自然的发展，同样也是有着其独特的智慧所在，在润城镇砥泊城关帝庙，有当地居民发现明崇祯十一年“山城一览”碑刻一块，碑上刻有砥泊城的城内格局图。令人惊异的是，该图对于砥泊城内各个地块予以划分，并且对不同方位的地块分别以八卦中的乾、坤、离、坎、震、巽、艮、兑对其进行编码，最后对用地的规模予以标注，跟现代城市规划中的控制性详细规划不谋而合。此外，该碑刻对于砥泊城内重要的具有标志性的公共建筑都有所标示，以此来确定整个城池的空间艺术格局，这是较现代控制性详细规划更为先进的地方，现代的城市规划，在总体宏观层面上只考虑城市的功能与用地的性质规模等，而忽略了城市的整体空间设计与艺术构架，这是城市规划与城市建设不能完全完整衔接的影响因素之一，砥泊城的“山城一览”图给我们今天的城市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历史经验，可供人们借鉴参考。

另外平遥段村也是一个鲜明的案例，段村村内六堡的形态不同，最先修建的凤凰堡依地形而建，并不规整，堡内建筑相对自由。紧邻其南的兴盛堡、泰和堡内部规整，各宅基地几乎平均分配，但堡的整体形态依旧是随地形不同而有丰富的变化。再往后修建的永庆堡、和熏堡、咸宁堡形态都较为规则，均呈矩形，街巷整齐，院落尺度相一致，更加说明了这些堡都是先经过规划，考虑如何分配宅基地，再进行实际建设的。和熏堡内玉皇庙中留有一石碑，碑文记载：“大清雍正五年九月初四起工建立和熏堡，共买地八十三亩，除堡外截出余地以及堡墙跟脚并街道、马道占过，净落舍基地四十八亩，将此地切分为八大位，每一大位分地六一道，宽二丈，东西街三道，俱各宽一丈二尺，周围马道宽窄不一，流传后人不得侵占。每一亩舍基地南北长一十二丈六尺，东西宽四丈八尺，每一亩舍基地承认粮五升八合，永垂石记。”碑文的记载充分地说明了古村镇的人居建设中也有对用地的科学规划与管理，甚至比当今的村镇规划更具有人文精神，更具有家园情怀，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值得我们现今的村镇建设借鉴的。

纵观山西的古村镇人居环境建设，还有一条经验值得今天思考，那就是一种“百年大计”的营造传统，也就是人居建设谋划长久，注重工程质量的“百年意识”。无论是静升镇还是后沟村，无论是普通民宅还是晋商大院，无论是整体村落的用地预留还是基础设施的建设，都能够传承百年之久，如后沟村的古下水道设施，管道的布局与规模甚至超越了我们今天的一些县城的做法。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我们的古人在营造自己家园的时候，总是想到子孙后代的百年之用，而不仅仅着眼于自己的眼前之需，这种传统古老的家园建设意识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这从我国现存的众多古村镇中都有所体现。正是这种历史延续、文化绵延、家业传承的家园建设意识的影响，以至于百年后的今天，人们仍然能够在先人的庇护下安居乐业，并且能够感受到那一份历史的记忆和文化的痕迹。回到今天，城乡规划相比我国古代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学科，有更为科学的工程技术支撑，但是相对古人对自己家园的人居营造意识，却总是略显不足。后之视今，犹如今之视昔，倘若古村

镇在建设时没有百年意识，那么就不会有今日我们所见之蔚为壮观的古村镇，历史文化也就更无从谈起。当然，这个百年意识还包括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对优质土地的保护和耕地的节约，也就是说建设尽可能少占或不占耕地，对于优质土地更是严格保护，以至于不少古村镇多利用山坡而建，更有在夏门村建设中宁可耗费巨资依山起拱筑堡，也不浪费一点耕地，这可以说也是一种“百年意识”，或者说是“千年意识”、“万年意识”也不为过，这对于在山西这个山多地少的省份的城镇化来讲尤为重要。

山西古村镇人居环境智慧是十分丰富的，以上仅是几点简要梳理。今日所见之山西古村镇，历经数个世纪，经过无数风雨，凝聚了先辈的智慧与心力。我们今人所做的探索仅是其智慧宝库的冰山一角，但是这仅仅的一角，却让我们兴奋难已，充满自信！我们有理由在城镇化的道路上延续这种智慧，并结合时代的发展进行新的创造，把先辈的文心意匠发扬光大！

四、山西古村镇保护的 10 年机遇与 10 年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抓起，对历史村镇的保护到了 21 世纪初才正式确立国家历史文化名村、名镇制度。对山西来说，对古村镇落保护的起步相对较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在一批著名学者的推动下，山西对丁村、碛口、静升等一批古村镇开始实施保护和修复，积累了不少经验。2003 年 10 月 8 日，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发布了《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评选方法》，标志着我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制度的正式建立。

从 2003 年起步，到 2013 年，已经整整 10 年时间。这 10 年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 10 年，综合国力大幅度提高，这 10 年也是我们国家城乡建设和文化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十年，特别是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给予了高度重视。在快速发展的进程中，保护文化遗产逐渐成为共识。2008 年，《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逐渐走向成熟。

正是国家的大发展和对历史文化村镇保护的高度重视，带来了历史文化名村名镇保护的历史性机遇。山西与全国其他省份一样，高度重视古村镇的抢救与保护工作，并积极的探索适宜地区特点的保护与发展的道路。山西由于古村镇数量多，因此，山西的保护工作任务更为艰巨，责任更为重大。十年来，我们抓住机遇，扎实开展工作，取得一些成绩，但也存在一些继续探索的问题。

（1）认真做好古村镇的普查、调研和测绘等基础工作，摸清家底，做好基础资料信息建设

10 年间，山西省建设厅组织了多次多批科研力量，开展了大规模历史文化村镇基础资料收集整理和测绘工作，对全省一百余处古村镇进行了摸底调查，建立历史文化古村镇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数据资料库。2009 年，“山西省古村镇普查”获得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和住房和城乡建设